

# 从病退军人到针灸医生 (回忆录连载)

■ 张流德

## 第六篇 探索之路

一九八九年秋天, 卫生局通知我写一篇论文去成都参加针灸学术交流会, 我写的论文是对骨质增生的新探索, 当大会交流下来, 那些搞临床的针灸老师把我围住想进一步交流, 当谈论针刺手法时, 我把针提出来自我身上的风池、曲池给他们看, 当时成都市针灸学会管临床的理事王长来(成都市中医学校教师)见我看不到穴位自己扎自己手法那么熟练, 穴位扎得那么准确, 觉得很好奇, 他马上过来问我, 腰痛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 怎么样治疗, 我说: 主要原因是四五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四五腰椎马尾神经引起的根性神经痛, 我扎针刺穴注射在四五腰椎阿是穴进行, 其它穴位是配合治疗。当天晚上八点钟王长来同公路机械厂一个老师到招待所把我找到, 他说: 张老师, 今天下午看见你在自己身上操作, 又同你交谈两句觉得你相当在行, 他问我哪些病是你的强项? 我说: 这话叫我怎样说呢? 我当年因多发风湿性关节炎、陈旧性肌肌劳损从部队带病退伍回来, 以后引起风湿性心脏病, 有时平级都困难, 部队医院和地方各级医院都宣布为不治之症, 接着的病友都是一些死不了又活不伸展的常见疑难病患者, 当我在自己身上常见针穴闻一条新路子把自己的病治好之后, 我就决心对各大医院难以治疗的常见疑难病进行研究及探讨,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如愿, 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几个大医院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 各大医院难以治疗的常见疑难病, 只要跟我的专长对口的部分, 大部份是我的强项, 因此他就一一问我各种常见疑难病的诊断治疗情况, 我就一一答复这种病哪个性别、哪种职业的人容易患这种病, 一次好得了多少, 多少次能治好, 治好的比例有多大。有时他问到没有特殊优势的病例, 我就说: 我对不起我没有特殊研究, 交谈两个多小时后, 他说: 张老师的职称太低了, 我说: 低啥子啊! 评上主治医师他们都算照顾我, 他说: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全国各地都去过, 像这么多的常见疑难病有这样好的效果, 我还是没有见识过。我说: 现在加钢加在刀背上, 没有加在刀刃上, 如果觉得我说这话说得不对, 我们可以组织事实来证明, 如果全省全国要组织常见疑难病的临床竞赛我敢参加, 并有相当的信息能够取胜, 就是取得胜利, 以专业角度出发我仍然感到悲观, 因为我这个卫生院的医生都把专家教授请了, 说明我国针灸前景无限。再一个是中医学院培养的针灸专业学生五年, 他们不走改革之路, 把古老的、

和提高, 难道说针灸理论几千年就一层不变嘛? 比如补泻问题, 顺势捻转为补, 反时针捻转为泻, 快速慢出为泻, 哪有那么机械, 它那个补当得了吃两个鸡蛋, 它那个泻当得了服两片果导片没有? 在临床上没有什么价值还把它抱成圣经在念, 我在临床上全部采取快进快出手法, 只是掌握身体弱的害怕扎针的人刺激弱一点, 不怕扎针的身体强的人刺激强一点, 结果疗效都很满意, 像禁忌问题扎了针不能滴水, 搞了水不能扎针, 饱腹不能扎针, 疲劳过度不能扎针, 说得神乎其神, 说来不敢操作, 实践证明并非如此。我以前在生产队巡回医疗, 病人在水田劳动, 见我去, 马上在沟边把泥洗干净, 擦干水, 我就给他们扎针, 扎完针又在水田里劳动, 第二天去病好了, 这个问题又怎样解释呢? 如果这种理论成立, 应该没有效。并非是扎针忌水, 而是某些不宜搞水的病人扎不扎针都必须忌水, 不忌水的病病人就是扎了针去洗澡照样有病。

一个星期后王长来从成都骑自行车来到我家, 在我家住了三天, 我上班同他一起去, 跟来求医的病人交谈, 了解治疗效果。下班回到家里我又带他去拜访许多治好的典型病例。王长来离开新繁成都时跟我讲: 张老师, 你应该把你的绝技写出来。我说: 写出来也写不出来, 针灸是属于中医范围, 他们追求的是传统针灸, 以传统针灸的模式来衡量对于与否, 我的绝技是改革的针灸学派, 只有得到病人的承认, 而得不到官方的承认, 权威人士的承认。

早在七十年代中期毛主席逝世前后, 我这套绝技就初具规模, 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各大医院对常见疑难病的某些不足之处, 大概是七六年我看到大众健康报上刊登外国人对中国针灸很重视, 日本办了二十二所大专针灸学校, 从事专业的针灸医务人员五六万, 韩国、法国、加拿大对中国针灸也都相当重视。比较而言, 针灸是我国祖先发明的, 重视程度还不如外国, 跟日本比较差距就更大, 我们四川当时重庆还没有分开之前人口同日本差不多, 面积比日本大几倍, 人家办了二十二所大专针灸学校而我们四川又办了九所? 当时我们只有成都市中医学院办了一个针灸班, 一个班同二十二所大专相比是上百倍之差, 人家日本从事专业的针灸医务人员有五六万, 而我们四川又有多少人在搞针灸, 我经常去温江地区参加中医学术交流会, 针灸座谈会, 比较而言, 我们新蜀的针灸是比较好的, 我算一算我们县只有五六人搞针灸, 全省一百六十个县, 就按我们县五六百来计算才几百人, 加起成渝两市才一千多个人, 而这一千多个人同五六万比较是几十倍之差。本来重视程度差, 还把几千年过时的, 临床上证明没有多大价值的理论知识拿来照搬,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 科学技术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发展

和提高, 难道说针灸理论几千年就一层不变嘛? 比如补泻问题, 顺势捻转为补, 反时针捻转为泻, 快速慢出为泻, 哪有那么机械, 它那个补当得了吃两个鸡蛋, 它那个泻当得了服两片果导片没有? 在临床上没有什么价值还把它抱成圣经在念, 我在临床上全部采取快进快出手法, 只是掌握身体弱的害怕扎针的人刺激弱一点, 不怕扎针的身体强的人刺激强一点, 结果疗效都很满意, 像禁忌问题扎了针不能滴水, 搞了水不能扎针, 饱腹不能扎针, 疲劳过度不能扎针, 说得神乎其神, 说来不敢操作, 实践证明并非如此。我以前在生产队巡回医疗, 病人在水田劳动, 见我去, 马上在沟边把泥洗干净, 擦干水, 我就给他们扎针, 扎完针又在水田里劳动, 第二天去病好了, 这个问题又怎样解释呢? 如果这种理论成立, 应该没有效。并非是扎针忌水, 而是某些不宜搞水的病人扎不扎针都必须忌水, 不忌水的病病人就是扎了针去洗澡照样有病。

照这样发展下去, 我真为我们国家的针灸前景感到担心, 人家打球的人都想为国争光, 看球赛的电视观众都希望我们国家队取得胜利, 未必然我作为针灸爱好者又不想为国家争气吗? 我曾经多次向县卫生局、地区卫生局、成都市卫生局、四川省卫生厅、卫生部写过建议, 建议针灸走改革之路, 成立一个针灸研究所, 主要任务是对针灸常见病多发病和某些难以治疗的常见病疑难病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收集并总结新针疗法的先进经验并切实加以推广, 附设一个针灸专科医院, 长期开展业务, 直接为广大工农兵服务, 有计划有目的的办专业培训班, 这样有利于培养和造就接班人。如果按照我的建议狠抓一下, 我国针灸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 可是多次建议如石沉大海, 一个人要想为民族多做事事情太难了, 报国无门! 有些人还认为我这个人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 专家教授办不到的事情你想办到, 甚至于还会以为我是精神病, 是疯子!

一九九〇年我写申请去云南老山前线义诊, 我去云南老山前线义诊有两个目的, 一是想到我当年从部队带病退伍, 部队医院和地方各级医院都宣布为不治之症, 我接触的病友都是各大医院难以治疗的常见疑难病患者, 当我处于万般无奈时, 凭一天半学习新针灸疗法的笔记知识的本钱, 三个月在自己身体上练扎四五千针, 终于闯出一条新路子治好了自己的病, 走上了医务行道, 当我步入医务行道之后, 就决心把常见病、疑难病症作为主攻方向进行研究和探讨, 经过多年艰苦奋斗, 终于如愿以偿, 相

当程度上弥补了各大医院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我想到我当年从部队带病退伍回家的悲惨处境, 就联想到云南老山前线猫耳洞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患了像我这种类型的病, 回到地方是什么滋味, 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前线将士, 为边疆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也是我一生的最大的荣幸!

第二个用意是想把我这套绝技拿几千里路以外的云南老山前线去鉴定一下, 是不是只有新蜀才有优势, 在扩大范围有没有优势可言。我要让领导和所有同行知道我张流德敢去几千里路之外, 天、地、人、和一样都没有, 并且是治病不要钱的地方去打开局面, 换句句话说“你们那个敢单枪匹马去实践”。

我写好申请找到成都军区群工部, 群工部长见了我的申请之后, 他说: 你的精神很好, 我们表示欢迎, 等我们跟云南军区联系好之后再通知你。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接到成都军区群工部的来信通知, 在卫生局办好手续后又去成都军区群工部开个会去云南军区, 十九日正式动身去云南, 临走之前, 头一天, 我们医院李老(原来是部队卫生员退伍回来)提醒我说: 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这套行不行, 部队的医疗水平高。如果是这样, 我当年不会从部队带病退伍回来, 不会宣布我患的是不治之症, 如果说我患的是不治之症, 那么许多经过四川总医院、省医院、中医院、解放军总医院, 新都四七二陆军医院他们治不好的常见疑难病, 只要跟我的专长对得上部分, 落在我手头还没有多少放屁的, 不说边防前线, 就是到全国最高级的北京协和医院我也去, 我不是在他们的强项脑外科胸外科同他们竞争, 而是在他们的薄弱环节下功夫, 我是以己之长克他人之短, 哪里都有我的市场, 说不定大医院某些专家教授还有这样或那样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我帮忙, 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还相信谁。

几个月前, 我读了王蒙先生的王蒙精选集。近来, 又读了他在人民文学2013年第10期上的《烦闷与激情》。这些文章让我内心充实, 格外受用。我想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 因书和杂志都还了图书馆, 不便翻阅浏览, 于是就信马由缰, 直抒胸臆。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 桂 湖

GUI

HU



2020年9期 总第160期 投稿邮箱: 58695752@qq.com 联系电话: 83969332

主办: 成都市新都区图书馆 成都市新都区作家协会 新都杨升庵博物馆

## 新都区图书馆2020暑期活动小结

为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传播与社会教育的职能, 进一步丰富市民读者的文化生活, 让更多读者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充分利用公共文化资源, 让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区图书馆在暑期(7-8月)期间共开放62天合计631小时, 日均开放10小时以上, 各类新书上架3774余册, 接待读者93420人次, 外借文献24206册次, 暑期志愿者服务人次达到了68人, 志愿服务时间达到了2720个小时。

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 为满足读者的需求, 暑假期间区图书馆开展了各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者活动32场, 其中线上活动26次, 读者点击量38114次。



利用馆内场地开展各类展览。“七夕民俗”图片展, 从七夕节的由来、牛郎织女的故事、各地七夕习俗等方面展开, 图文并茂、绘声绘色, 从古代劳动人民的精神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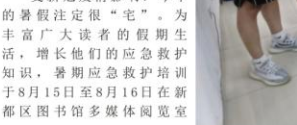
## 暮春清明读王蒙

■ 卫德昌



界到物质生活, 从社会各阶层的饮食起居到内心活动, 都表现得惟妙惟肖。“道德模范示范”图片展, 图片以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孝敬老人、抗疫精神等类别涵盖各行各业的道德精英, 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事例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出医护人员、企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青年志愿者的风采。

受新冠疫情影响, 今年的暑假注定很“宅”。为丰富广大读者的假期生活, 增长他们的应急救护知识, 暑期应急救护培训于8月15日至8月16日在新都区图书馆多媒体阅览室



开班。像往期一样, 培训教室座无虚席, 共有80多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老师分别就红十字会历史、止血包扎与心肺复苏的理论知识和实操知识进行了讲解。一方面让学员们体会到了红会精神的可贵, 另一方面让学员们意识到应急救护的重要性以及应急救护操作的规范性。

最是书香能致远, 全民阅读正当时。暑假结束了, 区图书馆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不仅得到了广大少儿读者的热烈欢迎, 同时也受到了家长的一致肯定, 在大家的共同参与下, 阅读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也因书香而更加美好。

作者把思想与文化、历史与哲学、文学艺术与生存智慧融为一体、潜移默化。作者的文章, 文辞清丽, 满纸珠玑。万千语汇在他的笔下集结, 排兵布阵、森林和草原, 城市与边疆及山川与草原, 有他深切怀念的识途老马和少数民族老人教命的奶疙瘩, 甚至包括他对那些小昆虫(如提灯寻爱的萤火虫, 磕头不止的叩头虫)等在内的诸多生命力量的礼赞与怜念。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自我感受, 是他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提炼、提纯与升华, 同时也是他对诸多同时代人的心理剖白和情感慰藉。在这些文

中, 作者把思想与文化、历史与哲学、文学艺术与生存智慧融为一体、潜移默化。作者的文章, 文辞清丽, 满纸珠玑。万千语汇在他的笔下集结, 排兵布阵、森林和草原, 城市与边疆及山川与草原, 有他深切怀念的识途老马和少数民族老人教命的奶疙瘩, 甚至包括他对那些小昆虫(如提灯寻爱的萤火虫, 磕头不止的叩头虫)等在内的诸多生命力量的礼赞与怜念。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自我感受, 是他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提炼、提纯与升华, 同时也是他对诸多同时代人的心理剖白和情感慰藉。在这些文

中, 作者把思想与文化、历史与哲学、文学艺术与生存智慧融为一体、潜移默化。作者的文章, 文辞清丽, 满纸珠玑。万千语汇在他的笔下集结, 排兵布阵、森林和草原, 城市与边疆及山川与草原, 有他深切怀念的识途老马和少数民族老人教命的奶疙瘩, 甚至包括他对那些小昆虫(如提灯寻爱的萤火虫, 磕头不止的叩头虫)等在内的诸多生命力量的礼赞与怜念。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自我感受, 是他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提炼、提纯与升华, 同时也是他对诸多同时代人的心理剖白和情感慰藉。在这些文



作者的经历中, 有一帆风顺(20岁就成为北京某区团委领导人, 那么年轻就写出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人生逆旅(边疆下放劳动), 他能居“庙堂之高”(担任文化部长等), 也善处“江湖之远”, 15岁参加革命, 成为地下共产党员, 他饱经沧桑, 阅人阅事无数, 他一直在认真地生活着, 学习着、工作着、战斗着, 同时也痛苦着和欢乐着。因为他一直在认真地思考着和追求着。

作者, 博学多识, 才华横溢, 心游万仞, 精骛八极。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使他人的人生永葆青春, 游刃有余。

